出書記

燈下集

馬海甸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內地曾有作家感嘆出書難，感嘆多了，有關方面察納雅言，情況稍有改進；踏入新世紀後，又重蹈覆轍，即便蒙出版社青睞，簽了約，成書仍然戛戛乎其難。有退休的出版社總編輯在他報撰文嘆道，當今的出版界，把一毛錢看得比什麼都大。把一毛錢看得比什麼都大，本身並沒什麼問題，問題是，因此而把錢緊緊攥在手中，當花而不花，殊非現代的經營之道，更有違出版業推廣文化的初衷。

不幸的是，我在二十一世紀出書的遭遇，恰恰印證了這一點。

二〇〇五年，我應南方某文藝出版社之約，編了一部《茨維塔耶娃集》，當然事先簽訂合約如儀。這部書因答應寫序的朋友事忙，遲遲未能交稿而拖延了一段時間。經編輯L催促，不擅寫長文的我（L限令序文不能少於一萬字）只好摒擋雜務，力疾操觚，在十數天內湊了一篇近萬字的序文交差。其時在二〇〇七年的歲末，記得敲下文末的句號時，頓然有點虛脫的感覺。這套叢書，號稱囊括各國大家，集作品、評論、回憶於一書，構思很不錯，尤其是茨維塔耶娃這樣介紹到中國時間不長（滿打滿算，也就三十年時間）、大量材料有待譯成中文的極受歡迎的詩人。也許是該叢書的第一批書銷情不佳，也許是L年屆退休（他倒是鄭而重之地向我引薦了新編輯H），也許是用H的話來說，他們有太多編務之外的活兒要幹，總之，編輯們對這套書的熱情大減，以後我每次打電話到該社了解情況，遇到的都是不冷不熱的接待；只有一點一成不變，就是當我問到書的出版進度時，一律答曰：快了，正在編，正在校。我也當過編輯，很明白編輯工作時不喜歡別人打攪，更不喜歡別人盤問，我自己也並不想與掌有拙編或拙譯生死大權的人套近乎，希望一切按規矩辦事。無奈，從交稿至今，已經拖了整整五年，不說爲此書的插圖欠下別人一筆掃描費（也是遵L之令，要提供一百張插圖），就是我爲編書專門翻的大量詩和文章，因書遲遲未能出版，在日後翻譯一部有關詩人的傳記時，不得不又重翻了一遍（這也得怨我掌握新技術的能力過於低窳，在編書時主要還是用手抄，因而不能「備份」）。

去年十月，我終於忍不住了，給H發了一封「哀的美敦」書，希望她能明確告訴我，拙編用還是不用，不用的話原因何在，要是原因不在我身上，出版社必須對我的勞動作出賠償。H倒是很快就回話了，但她的答覆仍不脫那一套拖字訣：書太厚，須刪掉一部分（天哪，她忘了告訴過我，曾幾何時，她把我這個所謂編者甩在一邊，將某一位翻譯家的譯稿塞進了拙編），水平有限，難以取捨云云。這樣的拖字訣，連瞻前顧後、自圓其說都談不上了。我憤而打電話找到L（他因返聘又上班了），與這位著作等身的同齡人認識已近十年，雖談不上深交，但有一段時間因稿件關係還是時有書信往來的。L說，H家人有病，她分身不暇，希望能多多體諒。我想，家人有病，當然應該體諒，但生病的是家人，而非H自己，總不成家人生病她連班都不上吧？L自己是編輯，又是作家，近年新著頻頻面世，設若稿件讓人壓了五年，他也不見得會感到愉快吧。最後，L說，「我已把書稿取來編了，明年春節後就出書。」話畢，也不說再見，重重就擱下話筒。所謂春節後，這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今年春節來得早，二月固然屬春節後，但我壓根兒沒敢指望二月會出書。執筆時，三月已近尾聲，看來三月也出不了，四月呢？似乎也有點懸，這是根據他們的「往績」推斷出來的，五月當然屬春節之後，甚至六、七月也勉強說得通，既然他們的拖字訣用得如此嫺熟，如此大言不慚，既然一紙合約在他們眼中完全不是一回事兒，電話或電郵隨便擲下的一句話又算得了什麼？

比《茨維塔耶娃集》稍晚，是二〇〇七年的事，我把一部譯稿給了上海一家出版社，前些天，他們回郵說五月可見書。出一部書，撇除寫作或翻譯、找出版商，也得耗個五、六年，要建文化大國，人生苦短啊！

按：因故延至六月二日才寄出此稿，距寫稿之日已過去了兩個月，但兩冊書還渺無蹤影，眞是夫復何言！

美麗小城薩凡納

陳安

藝苑草

從繁華熱鬧的大城市紐約，乘將近兩小時的飛機，到了佐治亞州東南端的薩凡納（Savannah），儘管還在美國，你卻覺得到了另一個世界。

薩凡納位於薩凡納河口，是大西洋畔的重要港口，又是一座美麗的小城，有人所列世界十個最美麗的小城中就有薩凡納。你進入這個城市，第一個印象就是到處有「square」，不是一般的空闊的廣場，不是紐約時報廣場那樣只是幾條街道的交叉口，而是每一個廣場其實就是一個公園，有樹木，有花草，有雕塑，有噴泉，有長椅。當你走累了，你隨時就可以走到一個廣場，在椅子上坐下來休憩，飲水，吃東西，或觀松鼠在櫟樹上飛快爬行，或聽街頭藝人彈琴歌唱。

在這個只有十四萬人口的小城，這樣的公園式廣場有二十二個之多。那是在一七三三年的建城規劃中就確定下來的。當時一個名叫奧格萊索普的英國人帶着他的一批英國同胞在薩凡納河邊的荒地上駐紮下來，並制定了一個建城計劃：東西南北的街道像棋盤一樣整齊，每個小區有公共建築和四十餘戶住家，每區中心有一個廣場，這樣幾乎每家門前就是一片「綠洲」，就像北方新英格蘭村鎮每家住戶前都有一片草坪。當年建造的這些廣場和九百多座房屋，如今既是薩凡納人繼續享用的歷史遺產，又是供觀光者遊覽的古色古香的景點。

薩凡納人生活在這樣優美舒適的環境裡，而不像紐約人擠居在高樓峽谷和水泥森林之中。可以設想，像我這樣的退休老人，如果生活在薩凡納，就隨時可以走到家門前的公園廣場上去曬太陽或納涼，或許還帶本書，《善惡園的午夜》或《阿甘正傳》，坐在樹蔭裡長椅上好好讀一讀，根據這兩部小說改編的著名電影就是在薩凡納拍攝的。一定也有薩凡納人在公園裡閱讀弗蘭納里·奧康納的小說《好人難尋》和《智慧血》，這位天才女作家一九二五年生於薩凡納，三十九歲便因病早逝，現被視爲美國最優秀的短篇小說家之一。因爲有她留下的文學作品，還有約翰·貝倫特的《善惡園的午夜》，薩凡納所以被國家圖書館列入「最值得去的世界十個文學城市」，其他九個城市是波士頓、佛羅里達州韋斯特島、倫敦、新奧爾良、紐約、巴黎、羅馬、舊金山和威尼斯。

筆者與旅伴們遊覽了約克街上的泰爾范廣場、賴特廣場、奧格萊索普廣場和聖朱利安街上的約翰遜廣場。在那裡，我們耳聞古老教堂的悠揚鐘聲，聽到一名長笛手吹奏的樂曲，與開花的鐵樹合影，仰視奧格萊索普的雕像，拜訪建於一八一九年的「歐文斯一托馬斯故居」，還參觀了泰爾范藝術博物館。這個藝術博物館收藏不少歐美名畫，我們在美國畫家朱利安·斯托利的一八八四年巨幅油畫《黑王子在克雷西戰役中》前佇立最久。此畫描繪一三四六年英法百年戰爭，英王愛德華三世及其十六歲兒子黑王子在克雷西戰役中擊敗法軍，在戰場上發現法國盟軍波西米亞國王盧森堡的屍體躺在兩匹死馬之間，他是個盲人，但作戰英勇頑強，牽馬而立的黑王子眼神悲戚地凝視着他的屍體。據傳說，後來黑王子把盧森堡頭盔上的羽毛摘下來裝在自己的頭盔上。此畫表現敵人與朋友、勝利與失敗、戰爭與悲憫之間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畫面氣氛沉鬱、悲壯。

公園式廣場，教堂鐘聲，古老建築，藝術作品，這一切都使薩凡納顯得美麗。對了，我還想起一首詞和曲都很美的名歌——《月亮河》，歌詞作者約翰尼·默瑟就是薩凡納人，他的故鄉人一直爲他和他的這首歌感到驕傲。作爲影片《蒂芬尼的早餐》的主題歌，此曲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廣泛流傳國內外。月亮河，也許就是薩凡納河，當默瑟寫詞時，我想，他的腦海裡一定湧現了月光下的波光粼粼的薩凡納河，出現了薩凡納河畔他的美麗的故鄉小城。

辛笛與《大公報》七十年因緣

王聖思

人與事

今年，《大公報》一百一十歲了，父親辛笛（一九一二至二〇〇四）正逢百年誕辰，《大公報》比父親年長十歲。在這樣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很自然地想起父親生前談起他與《大公報》綿長的因緣。

父親十六歲的時候，在南開讀初中，因爲平時愛讀書，喜好文學，作文常被老師當堂講評，也就萌生了投稿的念頭，首選的報刊就是天津《大公報》。因此他的處女作《蛙聲》刊登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的副刊「小公園」上，看到自己的一首白話小詩變成了鉛字，他甭提有多高興了。晚年回憶起來仍然面帶微笑，儘管認爲那是一首幼稚之作。不久，他又領到七角錢稿費，心想以後有了稿費，就不用再餓着肚子買書買雜誌了。他寫作和投稿的熱情高漲起來。從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月他在《大公報》上先後發表了二十餘首詩文，有詩歌，有散文，也有類似微型小說的故事，用筆名「一民」、「鴻」、「秋柳」、「心花」等。他把發表的作品剪報黏貼在一本牛皮紙做封面的簡陋小冊子上，其中有一張剪報是《大公報》請作者領取稿費的通知名單，父親興致勃勃地在自己的幾個筆名旁小心翼翼地畫上了紅色的小圈。

那時父親的詩文都是《大公報》何心冷先生編發的，父親一生對這位素昧平生的編輯心存感激。何心冷並不因爲他是個中學生而看輕他，而是選擇他寫得好的詩文不吝發表，讓他對自己的寫作增強了信心。父親升入高中後，翻譯了英文版的兩篇小說：俄國迦爾洵的《旗號》、法國莫泊三（即莫泊桑）的《農夫》，分別用「心笛」和「一民」的筆名發表在屬於《大公報》旗下的《國聞週報》上。而何心冷也曾負責過《國聞週報》文藝方面的編輯工作。

一九三一年父親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被視爲他詩歌的代表作《航》也是發表在《大公報》上的：

帆起了/帆向落日的去處/明淨與古老/風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與白蝶/明月照在當頭/青色的蛇/弄着銀色的明珠/桅上的人語/風吹過來/水手問起雨和星辰

從日到夜/從夜到日/我們航不出這圓圈/後一個圓/前一個圓/一個永恆/而無涯涘的圓圈

將生命的茫茫/脫卸與茫茫的煙水

一九三四年八月海上

還有《款步》、《丁香、燈和夜》等。他和那時幫沈從文先生辦《大公報》副刊的蕭乾先生年齡相仿，每次寒暑假回天津探親，他就會與蕭乾一起去小白樓、包子舖等地小吃，聚談甚歡，而對蕭乾在《大公報》創意所辦的「詩歌特輯」、「譯文特輯」、「藝術特輯」等也很稱讚。一九三六年父親赴英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進修，在異域寫成的詩歌有好幾首照舊寄到津版或後來的滬版《大公報》發表，如《輓歌》、《相失》（即《門外》）、《客心》、《巴黎旅意》等。《大公報》全盛時期有五處社址：天津、上海、桂林、重慶、香港，影響甚廣。

二次大戰爆發前夕父親回國定居上海，他感到已不是寫詩的時代，於是擱筆。直到四十年代後期父親與《大公報》才又續前緣。那時祖籍同鄉潘際坰先生主持編輯上海《大公報》出版界欄目，知道父親熱衷收集並瀏覽外文書籍，特邀父親開設專欄「夜讀書記」，專門介紹英美書籍、國外新書訊息等，父親欣然同意。但因銀行業務繁忙，只能在夜間寫作。作爲老友潘際坰又深知父親有拖拉的脾性，所以每每在專欄出刊之前的一段日子就會早早地派報館的人到中南新村我們家，坐等要稿。常常是母親在樓下接待來客，心中爲父親着急，而父親則在樓上書房心無旁騖地奮筆疾書，倒也「逼」出一批文章，一九四八年結集的《夜讀書記》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書名正是他在《大公報》「出版界」上寫專欄的名稱。就在這一年，局勢很緊張，我們四個孩子隨母親去香港躲避，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因父親仍然留在上海，爲了家庭不致離散，母親決定帶着我們離開香港。但船票緊張得很，最後還是託《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爲我們買到了開往天津的船票，我們得以從天津再回上海，與父親團聚。爲此，父母一直很感謝費先生的幫助。

五十年代以後父親又一次基本擱筆不寫。直到歷經浩劫之後父親才重新握起詩筆，與《大公報》三續因緣。七十年代末，香港《大公報》是最早發表他舊體詩的報紙，他與潘際坰又聯繫上了，把懷念我外公徐森玉先生的七絕佳作《三悼徐森玉丈》交給了《大公報》，不少港台讀者原以爲父親也早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此時驚喜地發現他們所喜愛的詩人竟還活在世上，不僅寫新詩，而且還寫舊體詩！而父親八十年代應邀到香港參加文學研討會等活動，《大公報》都詳細報道了他的行蹤和讀者的反應。父親晚年的新舊體詩作及散文也繼續不斷地發表在《大公報》上。二〇〇三年九月三十日母親離他而去，父親十月八日用顫抖的手書下心中的吟哦——舊體七絕《悼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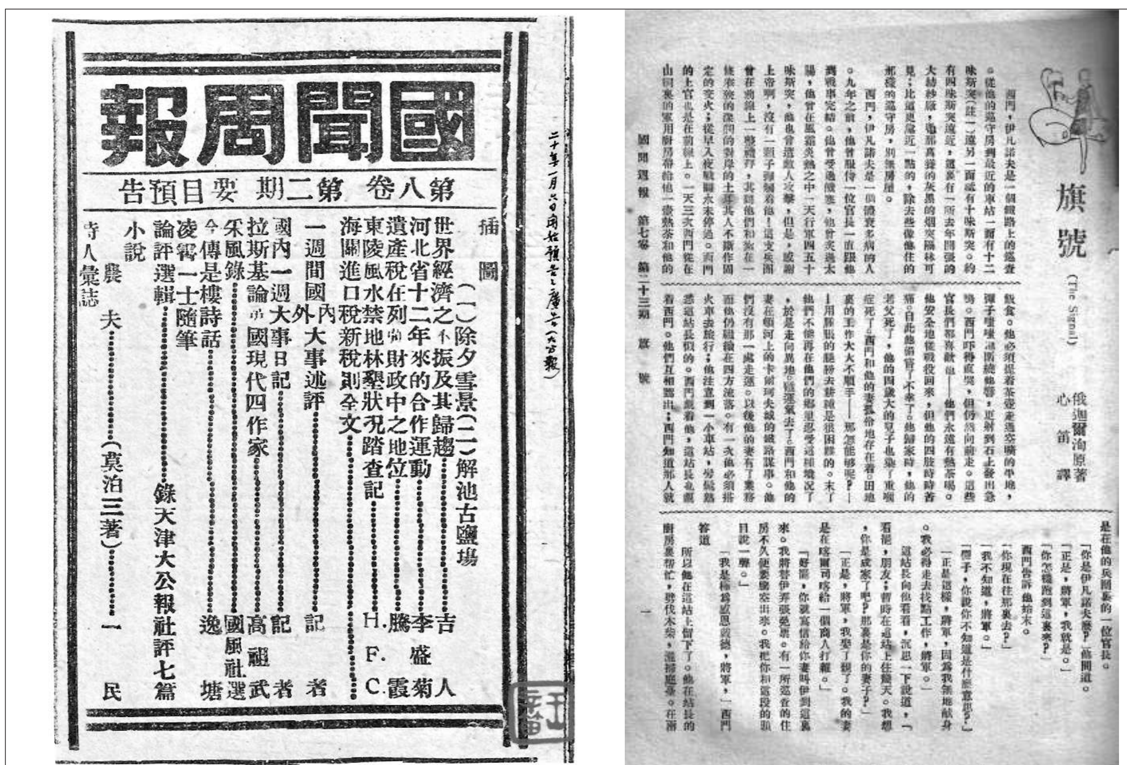
愛妻徐文綺痛於今年九月三十日下午病逝，從此人天永隔，夜不能寐，吟詩以寄哀思。

鑽石姻緣夢裡過，如膠似漆更如歌。
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傷心嘆奈何。

此絕唱刊於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大公報》上，從那以後他再也未寫下一行新詩和舊體詩。二〇〇四年一月八日，他駕鶴西去，與母親從此長相守了。

父親與《大公報》眞是有緣，他最初和最後的詩作都發表在《大公報》上。適逢《大公報》創刊一百一十年，謹以此文記下一鱗半爪，紀念父親與《大公報》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至本世紀初長達七十餘年的交往。

二〇一二年六月


國聞週報

第八卷 第二期 要目預告

插圖（一）除夕雪景（二）解池古鹽場
世界經濟之不振及其歸趨……吉人
河北省十二年來的合作運動……李盛菊
遺產稅在列強財政中之地位……騰霞
東陵風水禁地林墾狀況踏查記……H. F. C.
海關進口稅新稅則全文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記者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記者
拉斯基論中國現代四作家……高祖武
采風錄……國風社選
今傳是樓詩話……逸塘
凌霄一士隨筆
論評選輯……錄天津大公報社評七篇
小說 農夫（莫泊三著）……一民
時人彙誌

二十年一月六日周刊預告之廣告（大公報）

旗號（The Signal）

俄 迦爾洵原著 心笛譯

國聞週報 第七卷 第二十三期 旗號

最早刊登辛笛詩歌的《國聞週報》

雜錦菜

飲食男女

彭晃

單身的日子裡，最讓人惱火的是吃飯問題。食堂的飯菜便宜，卻永遠是一個味兒。

小飯館的味道雖然不錯，可衛生問題總不能讓人放心。大飯店？當然不是我等天天能進的地方。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的晚飯總在樓下一家米線店裡解決。首先圖的還是順路，其次，小小的鍋裡有青菜、蘑菇、牛肉，還有白白長長的米線，營養上也過得去。再因爲親眼看着操作，衛生上也放心些。

吃了一段時間，不想再吃。原因是老闆捨不得天天買新鮮的骨頭熬湯，只捨得放越來越多的味精雞精，越吃越有方便麵的滋味，當初的開胃變得讓人反胃。只得再次放棄。

可由此卻受到啓發，不過就是將所有喜愛的食物一鍋煮嘛，有什麼了不起。於是決定自己動手。買了個小小的電煲鍋，再買棒子骨、青菜、胡蘿蔔、豆腐、黑木耳、牛肉片……先將棒子骨放進鍋裡慢慢地熬，加薑蒜鹽，再將各色菜等放進鍋裡，最後加入米飯或者麵條，熱熱乎乎、五顏六色、香味四溢的一鍋雜錦菜就搞定了。

雜錦菜看上去簡單，可做起來並不簡單。除了保證熱量外，抱着希望自己好一點、再營養一點的想法，所選購的入口之物當然也要有講究。要有營養，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一樣不能少；要有滋味，工作一天，疲倦至極，合口味的東西才能胃口大開；還要易保存，處理起來又不太麻煩。所以粉絲、海帶、紫菜、木耳、香菇買來成袋地放在那裡，隨用隨取。其餘的，有時間上菜場慢慢買來洗淨再用，無時間下班時上超市買盒裝配好的淨菜，回家就可以下鍋了。

一個人的口味不可能一成不變。所以，雜錦菜的味道當然也得變。可以用半袋酸菜一個魚頭熬酸菜魚湯做底料，再放入各色菜餚和加加高級烹調醬油。或者，買半隻雞切成小塊，放枸杞紅棗熬,最後放入青菜藕片花椰菜,既營養又美容。

認眞伺弄一鍋五彩斑爛的雜錦菜，是一天中最美妙的時光。

將洗淨的蔬菜放入鍋裡，然後靜靜等待鍋裡撲出香味漸濃的熱氣，海帶絲慢慢泡脹，香菇泛出溫潤的棕色光澤，紫菜酥軟成夜色中縷縷的思緒,而我一天緊繃的神經也慢慢放鬆。

雜錦菜做好，放一張自己喜歡的CD，爲了少洗一個碗，往往是就着鍋就開吃。胃暖了，心靜了，一天的疲倦也煙消雲散了。生活怎麼會不美好？

大師的家教

代連華

域外漫筆

豐子愷是我國著名的散文家漫畫大師，他的作品詩意清雅，很有哲理性，而大師在教育子女方面，也很獨特。他沒有長篇大論，卻在細節中，給予子女最溫馨的教育。幼女豐一吟，與大師相處最久，從中受益非淺。

那時經常收到讀者的來信，每次拆信封時，豐一吟都習慣性地把拆下來的那個小紙條隨手扔在地上，然後不再理會。豐子愷並不說什麼，只是親自彎腰拾起碎紙條扔在紙簍裡，如此數次，女兒有些不好意思，主動把小紙條放在紙簍裡。

家中有客人來，他會鍛煉女兒給客人盛飯。有一次，豐一吟在給客人盛好飯後，單用一隻右手端着送到客人面前，他很不滿意地看了女兒一眼。客人走後，豐子愷把女兒叫到面前，耐心地說：「以後給客人送茶端飯時，一定要用雙手奉上，不可用一隻手像隨便扔給別人似的，如果另一隻手一時伸不過來，只能用一隻手，至少也要對客人聲明一下，對不起，我用一隻手。」豐一吟很羞愧地點點頭。

豐子愷不放過生活中的小細節，不失時機地教育子女，讓子女從小養成好習慣。他性情寬容，但在學習上卻是極其嚴格的，他要求子女們對古文及詩詞，不僅會誦讀還要背下來。這種強制性教育，令子女們對古典文學有了很深的造詣。豐一吟則對古詩詞不感興趣，卻又不想拂父親的良苦用心。

每次背誦古詩詞，豐一吟都很痛苦。那年夏天，豐一吟看見父親坐在書房裡，戴着老花鏡伏在桌子上寫小字，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圍着他轉，父親卻認眞地寫着。豐一吟問父親在寫什麼，父親邊寫邊回答她：「屈原的《離騷》，我給你寫在扇面上，揮扇的時候讀它幾遍，今年夏天就可以把它背出來」。豐一吟看到扇面上寫着許多細小的鋼筆字，心裡湧起一陣感動。

豐子愷是我國卓有成就的文藝大師，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師，在教育子女方面卻從小細節入手，言傳身教。他常常和子女們一起玩耍，隨時糾正他們的不良習慣和小錯誤，而他也從孩子們的嬉戲中，得到了許多創作靈感。大師對於子女們的細節教育，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不說狠話

陳魯民

文化什錦

漂亮而高傲的姑娘，被人追求時，因不勝其煩，常愛發狠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我就是一輩子不結婚也不會嫁給你」，「不要說你愛我，聽了我想吐」，「怎麼沒拿你的臉皮去研製仿彈衣呢？」這種狠話固然痛快淋漓，能起快刀斬亂麻之效，但也極容易使追求者反目成仇，遭到報復，帶來嚴重後果，畢竟，愛和恨只有一步之遙。

作家沈從文追求學生張兆和時，性情潑辣的張就曾諷刺他是「第十三號癩蛤蟆」，並對爲沈從文說情的校長胡適發狠話：「我很頑固地不愛他。」可最後，死纏硬打的沈從文不是還成了張家的乘龍快婿，張兆和也很「頑固」地愛了他一輩子，生兒育女，相濡以沫。

戀人分手時最忌、也最易說狠話：「認識你是我最大的不幸」，「與你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時期」，「我不恨你，因爲我根本不想記住你」，這些狠話既不客觀，也不理智，因爲你們能相處或長或短一段時間，肯定還有甜蜜、浪漫的時刻，有溫馨美好的記憶，何必一定要撕成碎片，踩在腳下，不當戀人就成仇人？

西漢人朱買臣，四十多歲還很窮，夫妻二人靠賣柴爲生。妻子難受貧寒，要和他離婚。朱買臣說：「我五十歲才會發跡，到那時，我會讓你享盡榮華富貴。」他老婆發狠話說：「五十歲？你早就凍死、餓死，扔到溝裡餵狗了，還說什麼大富大貴？」後來，朱買臣果然發跡，當了大官，還回鄉任職，他的前妻既悔且愧，竟上吊自殺了。

狠話的特點之一，就是絕對化，不留餘地。曾是春晚常客的演員宋丹丹，去年在接受採訪時鐵了心地表示堅決不上春晚：「除非要行政拘留我，否則我是絕對不會去春晚。」這話說得就有些絕，別忘了山不轉水轉，以後你萬一回心轉意要再上春晚呢，當年狠話豈不是成爲笑柄。

說狠話固然痛快、解氣，但也很有風險。二〇一〇年五月，在美的中國留學生翟田田與其教授因學業意見不合發生口角，說了句「大不了就拚了」之類狠話，教授立馬報告校警，當天就拘捕了翟，並移送警方。接下來，先是開除翟的學籍，之後是坐牢四個月。您瞧，一句狠話居然要付出這麼大的成本。

狠話，多是情緒化產物，話說得太滿、太大，太超乎常理，雖豪氣干雲，實際上大多都做不到，卻會影響自己的形象。楊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曹操的「寧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桓溫的「不能流芳百世，寧可遺臭萬年」，慈禧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聽起來很嚇人，其實也都是狠話，並未眞的付諸實踐，但卻給自己的歷史抹黑不少。所謂「言多必失」，至少對狠話來說是有道理的。

人既食五穀雜糧，自會有喜怒哀樂。當戀人分手，夫妻離異，朋友絕交，談判破裂之時，無不情緒激動，心境浮躁，眼紅血熱，狠話最容易脫口而出。此時此刻，狠話到了嘴邊，能嚥下去最好，如果一定要講，也要降降分貝，去去火氣，把握分寸，免得說出來就收不回去，造成後患無窮。當然，以能不說狠話爲最好，既給自己留有轉圜餘地，也是有教養的表現，「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畢竟我們不是未莊阿Q，街頭牛二。